

兩家春

李洪辛作

文光書局印行

景漸顯：滿眼盡是麥田，春風吹過，拂起鱗鱗的波浪。

一條小溪流經過村莊，溪邊，百草青蔥，野花怒放，在村莊的上空，有嫋嫋地炊煙。

鏡頭停在榆樹的枝梢，鳥兒們挨擠着、啼唱着，忽然，像有什麼東西驚動了牠們，一齊不約而同地張開翅膀，斜刺地向地面上掠去。

鏡頭隨着羣鳥的俯衝而下降，我們看見一羣兒童，在廣場上玩耍，他們童稚的嗓子，噦噦喳喳地歡樂地喧嚷着。

他們有十幾個，結成了一條長龍，每人都緊接着前面孩子的衣服，領頭作龍頭的是一個較大的孩子，龍尾巴是一個小女孩。龍頭張開兩臂，攔阻着一個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的小孩的追趕。

這個穿新衣的孩子叫小勇——他的服裝顯得特殊，打扮得像一個小老頭，然而在他的動作上卻顯得特別機靈，他一門心事集中在遊戲上，一鼓作氣猛追著長龍的尾巴，作龍頭的大孩子漸漸阻擋不住了，小勇的手，眼見就要把那小女孩抓住似的，逼得那小女孩臉色

發急，一路跌跌撞撞地驚駭地叫着跑着。

忽然，景外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叫着：『小勇！』

小勇陡然停住，氣喘喘回頭。

在他家門口張燈結綵，站着穿着新衣的媽媽。

小勇沒理睬，揩揩汗，又繼續自己的遊戲。——

在院子外面：小勇的媽一面招呼客人進裏邊去，一面向廣場上叫着。

小勇媽 小勇，快回來呀！

小勇的姨從屋裏出來，慌慌張張地對小勇媽說：

小勇姨 妹妹，時候不早了，快把小勇叫回來，拜了堂還要開席呢！

小勇媽 是呀，他姨兒，這小子真不懂事。

小勇媽說着就撇下了小勇姨急忙向廣場走去。

小勇精神百倍地追趕着長龍，眼看就要捉住小女孩了，就在這即將動手的傾刻，小勇

媽一手撲過來，抓住了他的衣領，小勇掙扎了一下，但是跑不動。

小勇媽（氣喘喘地）我的老爺，你真像沒事人一樣，儘玩！

小勇（沒好氣地）幹嗎咯！

小勇媽 小爺，等你拜堂呢？

小勇 我不拜。

小勇媽 整整九歲了，從今兒起，你就是娶了媳婦的大漢子了！

孩子們莫明其妙地笑着，那個跑龍頭的大孩子，用手指在面孔上『羞』小勇。

小勇媽 聽話，家去。

小勇（掙扎）不，我不家去，家儘是大人。……

小勇媽 傻孩子，有誰啦，你姑，你姨，你表姐，街坊的大爺大奶奶，快進去，跟他們拉個大人話，叫他們誇誇你。

小勇（還是不願意，踩着腳發賴）不，我不！……

小勇媽不小心手一鬆，小勇趁機會溜跑了，小勇媽慌張地追着打轉轉，孩子們大樂，拍着手掌哄笑。

景轉到小勇家院內。灶前熱氣騰騰，大鍋裏煮着油豆腐綠粉吉利菜。來吃喜酒的親戚

朋友，都穿得乾淨整齊，三五成堆，在窗前和廊下談話。

富根 這個月，咱們村有三家娶媳婦了。

老頭 年景再好上兩年，別說娶媳婦，都得蓋新屋了。

農婦乙 大爺，你咋不去瞧新媳婦？

老頭 我看過了。

農婦乙 長得俊嗎？

老頭 可俊。

富根 聽說比小勇大十二歲？

老頭 可不，聽說有人不贊成。

農婦乙 年景好辦喜事，添個人做活，幹嗎不贊成？

栓子嫂臉色不然，從新房裏走出來，農婦丙急忙迎上去。

農婦丙 栓子嫂，你幹嗎出來了？

栓子嫂 我不看了。

富根急忙向農婦丙示眼色，農婦丙會意，不語。

農婦丙（對富根）富根，咱們看看去。

富根與農婦丙向新房走去。

老頭（對婦乙）人家不贊成也有道理的，你瞧栓子嫂……

栓子嫂管自發呆。

老頭 她比小栓子大了七歲，還一天吵到晚呢。

突然，客人們都拍起手掌來，又是笑又是嚷——

——新郎來了！

——拜堂了！

原來小勇媽背着小勇，急趕急奔地追到院子裏來。

老頭 大嫂子，好福氣，背着兒子拜堂啦。

男客甲 背着還不算，回頭還要嚼個乾媽媽呢。

笑聲像雷聲炸開，長久在屋子裏迴響着。

小勇姨急忙走近小勇媽，輕輕地附着小勇媽的耳。

小勇姨 今兒什麼日子！還像小孩子似的揹着，給新娘看了像什麼樣子。

小勇媽急忙扒開搭在地肩上的小勇的手，小勇沒提防這一着，給摔了一個後仰炮，『媽』的一聲哭出來笑聲又像炸裂一樣地震盪着。

小勇媽狼狽不堪，急忙攆起小勇，用手堵住他的哭聲。

小勇姨（急忙招呼）吹打起來，行禮了！

幾個女的把新娘擁出來，一直走到點着紅燭的桌前，小勇媽牽着小勇的手走過來，景外禮賓喊着：『拜！』

新娘跪下了，小勇哭喪着臉不肯跪，小勇媽急中生智，悄悄扭着小勇的耳朵，小勇叫了一聲猛地栽倒。

某一個客人制止不住，失聲笑出，這笑聲馬上就傳染給全體，滿屋子都是壓抑地吃吃的笑聲。

農婦丙 這那兒是成親，簡直是受罪！

男客乙 是呀，聽說幹部們對這頭親事意見多着呢！

富根 什麼意見？

男客乙 附着富根的耳，竊竊私語。

景轉到村政府辦公室。幹部們散坐在辦公桌旁邊，熱烈地討論着小勇的親事。

村支書 我堅決反對村長的意見，這個事歸根不能算是喜事，九歲的小孩娶二十歲的媳婦，這種不合理的事，在新社會是應該制止的。

村長 支書，你或許還不清底細，小勇爹跟新媳婦爹共過患難——在舊社會的時候，他們一塊逃荒，一塊同生共死，這門親事就是那時候訂下的，現在日子好過了，爲什麼不該娶過來！

巧靈 村長，這是包辦婚姻呀，違反咱政府的章程，當然應該取消。

村長 巧靈同志，這話可不能一概而論，咱們掌了印把子只有全心全意給大夥辦事，才對得起在場上給咱們拍巴掌的人，現在，叫咱們去打散人家的婚配，給人添麻煩，這不在理。

村支書 這是啥話……

教師 村長，這不是添麻煩，是爲人好，咱們不能眼看着羣衆走錯路，咱學校小學生就不讚成小勇結婚。

村長 小勇家是翻身戶，凡事都得照顧着點。

巧靈 這不是鬥地主分菜實的事，這是婦女翻身婚姻自由的事，你別把醋跟酒混在一個罈子裏。

村長 主任，上級號召咱們增產，小勇家人手不夠，添一個幫手，難道這是壞事？！

村支書 勞動力不夠，可以動員她參加互助組。

村長 早動員過了呀，小勇娘不願意，咱又不能強迫命令，咱們做事得照顧全面（對民幹）你們說對不對？

民幹 對，村長意見對，不用討論了。

開會的人先後站起來，有的逕直走出去，巧靈，村支書，小學教員他們交換着眼色，不滿的神情，顯露在他們臉上。

景化到小勇的新房。夜晚，燭光融融，滿屋子都是鬧房的人。

新娘陸兒坐在炕上，小勇吃醉了酒，歪在炕上。富根把他扶起來，一放手，他又歪下

去，客人們引以爲樂，暢快地笑着。

農婦乙（過意不去）小勇醉了，別鬧了。

富根（對身邊的小栓子）小栓子，記得吧，你娶媳婦的時候，比他還小……

小栓子 鬧房就鬧房，別扯到我頭上來。

小栓子惱惱地走過一邊去，老頭忽發奇想，湊近富根的耳邊，悄悄講了幾句話，富根同意地點點頭，走近炕邊，一把把小勇抱起來，橫放在墜兒的腿上，搖搖欲跌，墜兒扶又不是，不扶又不是，非常尷尬，客人們笑得彎腰哈背，有拍手的，有拍腿的。

正熱鬧的時候，小勇媽一腳踏進來，她急急分開圍着的人羣，三腳兩步走到炕前，把小勇從墜兒的腿上抱起來，一轉身，正看見老頭笑得又是咳嗽又是擦眼淚，小勇媽又是開心又是生氣，拿老頭子開刀。

小勇媽 都是你這糟老頭子，鬍子一大把，就會幹正經！

老頭 三天無大小嘛。

小勇媽 你這老還童，禍害一千年！

客人們又是一陣開心暢笑，小勇媽把小勇放到床上，話題又轉到她的身上。

富根 大嫂子，你添財又添人，真是財喜雙進門啦。

小勇媽 (喜形於色) 光憑我，就有三頭六臂也不行，要不是咱政府領導的好，那有今天。

農婦乙 這該你誇嘴了，四十才出頭，就支使上兒媳婦了。

小勇媽 (樂不可支) 天下風水轉了，咱老百姓當家了，唉，這一下我什麼也不用操心了，他倆種這十幾畝好白地，夏有我的單，冬有我的棉，我就足夠幸福了。

老頭 你舒舒坦坦坐在炕上，等着明年抱孫子吧。

客人們又止不住大笑起來。

小勇媽 老不死的，嚼你的舌頭！

小勇媽眼珠一轉，瞟了下墜兒。

墜兒面有倦容，眉頭微蹙。

小勇媽 好哥兒們，月亮都上來了，好家去了，明兒還要起早幹活呢。

老婦 該走了，讓新媳婦歇着吧。

客人們嚷着：『明兒見』『去了』，紛紛走出新房。

景轉到院內，客人們陸續從新房出來，小勇媽走在後面送客。

農婦乙 大嫂，回屋去吧，忙了一天了。

小勇媽 不累，一點不累。

老 婦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兒她睡着了都要笑醒呢！

景轉到院外。小勇媽一直送到院外。

小勇媽 她那親姑們，好姨們，沒事常來串個門兒，有鞋呀襪啦，祇管捎來做！

客人們一片聲響：『回見，回見』，然後從各個小路上散開。

小勇媽獨自站在榆樹底下，舒了一口氣。

月亮掛在天上，微風吹拂着麥浪。

小勇媽心花怒放，唇邊停着約束不住的笑容，她正待轉身進屋，忽然從斜刺裏竄出幾

個小孩子，向院內伸頭，打算進去。

小勇媽 (攔住他們) 免崽子們，瞧什麼，遲早有這一天！

孩子中間較大的，發着好奇地眼，一本正經地問着：

孩 甲 大媽，小勇爲啥要娶媳婦？

小勇媽 (一楞) 去，去，回去問你媽！

孩子們笑着跑開，小勇媽也返身進去。

景轉到新房。墜兒坐在炕上，旁邊，小勇呼呼入睡。

小勇媽掀開門簾進來，看了小勇一眼。

小勇媽 他大姐，早點歇吧，晚上給孩子照護着點，別着了涼。

墜 兒 (站起來) 是，娘，你歇着吧。

小勇媽 我從小就喜歡你，如今翻了身，嫁到咱家，可別見外，我把你當親閨女，有啥不合意，儘管說。

墜 兒 娘……

小勇媽 你歇着吧，一天也够累了。

小勇媽掃了房子一眼就退出去，墜兒關上房門，走向炕邊。

小勇正酣睡着，墜兒坐在炕頭，爲小勇脫下鞋子，她不自覺地凝視着那雙小小的鞋子。好一會，她起身走到鏡臺邊，對着鏡子卸裝。

從大鏡上反照出墜兒沈思的臉，她卸裝到一半，臉色逐漸凝滯，她勾起了重重的往事。

景化到田野。墜兒大康共同網着一束粟草，網罷兩人相視一笑。

景化到村莊的路上。秋雲如綿，一輛載滿農作物的大車緩緩行馳，車前，並坐着墜兒和大康，大康揮鞭趕車。兩人臉上充滿着愉快。

景化到冬學裏。大康在黑板上默寫，寫到『生產發家』的『家』字上記不起來了，他惶急，扭轉身子，同學們對他那認真的神情覺得好笑，墜兒向他投射着鼓舞的安慰的目光。

景化到大康家。大康夜讀，習字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家』字。

景化到墜兒家，墜兒閣上書，拿起一雙即將完工的鞋底。

景化到廣場，男女青年在扭秧歌，大康的腳給人踩了一下，大康即忙退出行列，拂拭新鞋上的灰塵，同伴們望着他做鬼臉，墜兒大康四目相對，覷覷地笑而不言。

景化到新房。墜兒從沈思中驚覺過來，迅即卸完裝，惆悵地走向坑邊。

鏡臺邊，一隻花燭的燭油盈盈下滴。蠟面漸隱。

景漸顯。小學教室，一羣小學生圍着看一個大孩子。在黑板上用筆畫畫——畫着一個高大的少女手牽着一個瘦小的兒童。畫的旁邊題着一行字：『大媳婦小丈夫。』

畫畫的孩子轉過身來，模仿着畫上的模樣做了個引人發笑的姿勢，圍着的孩子們大樂，忽然，大孩子一聲吆喝：

大孩甲 快走，小勇來了！

孩子們一哄而散，跌跌跄跄地跑近窗戶，蜂湧而性急地翻越着窗戶跑出去。頂小的一個有六七歲，爬不過高窗，急得跳腳，另外一個拉了他一把，於是他們躲到課桌底下，屏聲息氣地等待着。

教室門口，走近了小勇，他揹着書包，拿着零食。他感到詫異，四顧室內，空無一人，但他也沒在意，逕自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

窗外的孩子們一個一個從底下把頭伸出來，察看小勇的動靜。

小勇放好書包，擡頭面向黑板。

黑板上的『諷刺』畫，赫然進了他的視線。小勇彷彿沒看清楚，他站起來預備去看個明白。

窗外的孩子們嘻嘻發笑，有的搖手禁聲，伸出的頭一個一個又低下去。

小勇看清楚了畫的是什麼，他氣急敗壞地拿起板刷，就要去擦，忽然——

大孩子從窗外一躍而入，聲勢洶洶地說：『不准擦！』其他的孩子也陸續進來，學着大孩的口氣，『不准擦！』躲在桌底下的孩子鑽出來，也學舌地說：『不准擦！』

小勇狼狽地站在黑板面前，擦又不是，不擦又不是。

大孩甲（故意地）你幹嗎要娶媳婦？

小勇 不知道，娘要娶。

中孩乙（以手羞小勇）不害臊，一個人娶媳婦！

小勇（不服氣）你哥哥不也娶了媳婦嗎？！

中孩乙 哥哥是哥哥，他，他……（說不出道理）

大孩甲 他大了，你配！羞啊，羞死人！

孩子們互相學樣，一片『羞』『羞』之聲。